



乾隆十三年本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 鹵簿初探

■ 浦莉安

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為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由宮廷畫家周鯤、張為邦、丁觀鵬、姚文瀚合筆繪製之作。全卷採西洋透視技法，殿宇樓閣、山水樹石、仕女人物均刻劃精細、賦彩清麗。卷長超過兩千公分，場景恢弘壯闊，是本院典藏的清代漢宮春曉作品中尺幅最長者。在其卷首處，繪有同類畫題鮮見的鹵簿陣仗，十分特殊，本文即是針對此鹵簿圖像進行探究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乾隆朝（1736-1795）以漢宮春曉為題所繪製的作品，共有四卷，根據年代先後，分別是乾隆三年（1738）金昆、盧湛、程志道、吳桂合繪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、乾隆六年（1741）丁觀鵬、孫祜、周鯤合繪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、乾隆十三年周鯤、張為邦、丁觀鵬、姚文瀚合繪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（以下簡稱十三年本），以及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丁觀鵬繪〈傲仇英漢宮春曉圖〉。有關這些畫作的研究，學界已有關注，涉及面向包括仕女形象的塑造、漢宮意涵，以及宮廷建築、苑囿形制等，對於解讀各本清院本漢宮春曉作品相當有助益。這些研究也留意到了十三年本繪有鹵簿、城市景觀等特殊場景，¹ 本文主要論題即是針對卷首鹵簿進行觀察，並根據繪製的時代背景，分析鹵簿納入作品的可能原因。

鹵簿畫面敘述

十三年本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著錄於《石渠寶笈續編》（成書於1793年），畫面內容記載為「宮殿樓閣，池沼水門，山石卉木，鹵簿輿馬，宦侍宮娥，各執其事」。² 此卷鹵簿繪置於卷首，約佔全卷長度的十分之一（圖1）。所謂鹵簿，漢代蔡邕（約132-192）《獨斷》提及「天子出車駕次第，謂之鹵簿。有大駕，有小駕，有法駕」。³ 唐代封演（約活動於八世紀中後期）《封氏聞見記》闡釋「鹵，大楯也，字亦作櫓，又作楯，音義皆同。鹵，以甲為之，所以扞敵」，而「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，皆著之簿籍，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，故謂之鹵簿耳」。⁴ 由此可知，鹵簿原為帝王出行時，負責護衛的安全防禦措施。



圖2 清院本漢宮春曉圖 局部 主道兩側有持杖、鼓、長鳴者



圖1 乾隆13年 周鯤、張為邦、丁觀鵬、姚文瀚 清院本漢宮春曉圖 卷 局部 闕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050



本卷畫面起自春景蔥綠、煙嵐飄渺的宮外景致，林間車馬錯落，幾位官員三三兩兩地往赴宮殿，衆侍從悠閒恣意地等候著歸返的官員。過了朱紅柵門，便可見排列於主道兩側的鹵簿，自右至左分置各項儀衛：起首處爲持朱漆杖者四人、持鼓、長鳴者各十多人。旁置石獅、華表一對，華表柱上飾流雲紋及巨龍，柱頂有龍形神獸，圍欄裝飾四獅，華表前有儀衛者排列候侍（圖2）。接著是持紅緞方纛者二人，以及持龍鳳團扇者八人，團扇間並安插綠、紅衣持笏官員八位。再往左側，有輅四駕、馬七匹（依成對關係推測，應尚有馬匹未畫出）、象二頭。輅，原指車前的橫木，引申爲天子出行所乘之車。周代已有五輅之制，《後漢書》〈輿服志〉言「天子五路」，⁵路通輅，可知皇帝出行陣仗爲五輅。畫中馬、象均用於駕輅，漢代已有以象駕車，爲鹵簿先導。《晉書》（648）提及「象車，漢鹵簿最在前，武帝太康中平吳後，南越獻馴象，詔作大車駕之，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，使越人騎之，元正大會，駕象入庭」。⁶輅旁及後方空地，聚集著儀衛者及衆侍者。再往宮門望去，有盔甲武將駐守（圖3）。

越過第一道宮門後，另有一對華表、石獅，形制同前。此段主道兩側分別有迎風飄揚的莛文旗、祥雲旗等旗，每旗各二，飾有同色火焰邊及三條長火焰腳。接著有華蓋、翰、方型扇等，再往左側是兩組青、赤、黃、白、黑五色旗，一組爲繪長袍、持笏、文神人圖像的五嶽神旗，另一組爲披鎧甲、持劍、武神人圖像的五方神旗，兩組旗同樣也飾有同色火焰邊及火焰腳。緊接著是另一組四瀆旗，旗面繪神人跨龍、青鯉等神獸。⁷再往左側有持龍旗、鳳旗、弓矢、大旗（一人持、二人擡）、紅緞方纛、雙龍團扇、雙鳳方扇、鳳鳥團扇等人。此段主道兩側



圖3 清院本漢宮春曉圖 局部 第一道宮門前的景象

空地，亦有眾多官員、人員參與其間（圖4）。最後，在圖卷末段有一座牌樓，兩側有持儀刀、叉、立瓜、龍鳳團扇、提爐、曲柄華蓋等人，末端則有數名紫衣持笏官員與盔甲持稍武將等（圖5）。從卷首宮外景象至圖卷主陣列末端，總計超過五百人。

圖卷圖像初探

此卷圖卷圖像與一幅曾收存於清內府的〈大駕圖卷〉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部份內容十分相似。〈大駕圖卷〉上鈐有乾隆御覽之寶、石渠寶笈、御書房鑑藏寶等清宮鑑藏印，作品描繪皇帝出行之場景。卷前別錄〈大駕圖卷中道官吏人物名數篇〉，文末款署「□」（字跡



圖5 清院本漢宮春曉圖 局部 圖卷末段場景



圖4 清院本漢宮春曉圖 局部





圖6 元 曾巽中纂進 大駕鹵簿圖書 卷 局部 司徒一品朝服乘革車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編，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·繪畫卷·風俗畫》，頁16-17。

不清)祐五年八月□日。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曾巽申(1282-1330)纂進」。根據學界研究，此卷應是繪宋制鹵簿。⁸畫上各段均有題記，載明品制、數量，並詳加考據，是研究古代鹵簿的重要圖文資料。

對照兩卷畫作，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鹵簿圖像主要與〈大駕鹵簿圖書〉的「司徒一品朝服乘革車」、「日月等旗」、「牙門」、「金吾細仗」等段落及輅的形制相似。〈大駕鹵簿圖書〉以「司徒一品朝服乘革車」為卷首，根據〈大駕鹵簿中道官吏人物名數篇〉所載，此段之前，應有「象六」及「六引」中的前三引

作為先導，如今畫面未見，所以整卷是從「六引」中的第四引司徒車開始。觀察此段之大鼓、長鳴、繖、團扇等的形制及紅綠衣官員相間之樣貌，與十三年本的鹵簿首段有些類似(圖6)。

其次，該卷中的莖文旗、祥雲旗以及牙門旗，均與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的旗幟在圖像及排序上相似。而「金吾細仗」段落中的翰、翟尾扇、五嶽神旗、五方神旗、四瀆神旗、龍旗、鳳旗更顯出了兩卷圖像的高度相似性(圖7、8)。

再者，有關輅的形制方面，〈大駕鹵簿圖書〉卷中五輅具備，各輅頂蓋三層，各層圍有葉狀飾物，頂蓋四周垂帷，裝飾有流蘇綴物，四角並垂



圖7 大駕鹵簿圖書 局部 金吾紉仗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歷史博物館編，《華夏之路》，頁245-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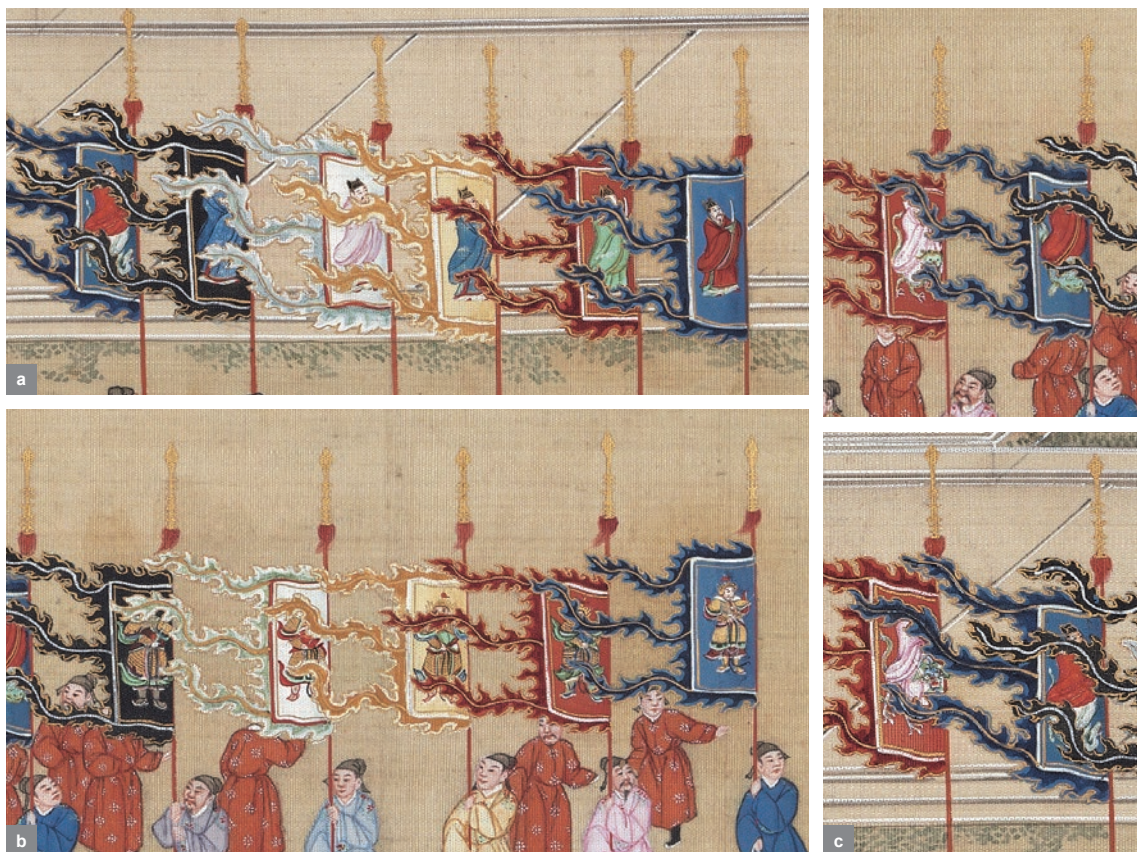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清院本漢宮春曉圖 局部 a. 五嶽神旗 b. 五方神旗 c. 四瀆神旗



圖9 大駕鹵簿圖書 局部 玉輅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歷史博物館編，《華夏之路》，頁245-1。



圖10 傳南宋 鹵簿玉輅圖 卷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遼寧省博物館出版《南宋鹵簿玉輅圖卷》



圖 11 清院本漢宮春曉圖 局部 轎

大帶。主結構以四柱支撐，並斜建二旗（圖9）。相同宋制之輅，也可從另一幅傳南宋〈鹵簿玉輅圖〉（遼寧省博物館藏）窺之（圖10）。有關宋輅形制，《石渠寶笈續編》針對〈鹵簿玉輅圖〉的玉輅，有更詳盡地描述「輅四柱，中有御座，車蓋三層，施青玉博山，青羅衣，綴玉珮流蘇，四角垂青羅絡帶至輪下。左建太常，右龍旗。……玉輅制度，悉與《宋史》〈輿服志〉紹興玉輅合。其鹵簿人數少，不合《儀衛志》，蓋畫工簡筆」。⁹ 觀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

四輅，整體形制相似，惟色彩繽紛鮮麗，裝飾更為繁複，非如古圖、史料所載的五輅樣貌，僅推測是以上述輅制為原型繪製（圖11）。

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的整體鹵簿規模，雖不如〈大駕鹵簿圖書〉場面浩大，¹⁰ 然兩卷圖像部分相似，其相互關係，或可再繼續細究。目前推測可能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如前述〈鹵簿玉輅圖〉般，繪製時從簡，擇取了古圖局部入畫。而將鹵簿繪入畫卷的原因，或許可從畫作繪製的時代背景進行了解。

乾隆皇帝對鹵簿制度的重視

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）對鹵簿禮輿相當重視，《欽定大清會典則例》記載「乾隆七年（1742），奏準大祀，親詣行禮，均乘禮輿出宮，至太和門乘輦。又奉旨，凡遇祀畢還宮，均備禮輿，永為定例」。八年（1743），考證古禮，重新制訂五輅之制，前書記載「遵旨議準周制，玉、金、象、革、木為五輅，見今陳設，五輦有玉輅、大輅、大馬輦、小馬輦、香步輦，其數亦五制，與古圖相仿。除玉輅名制均同無可改外，請名大輅為金輅、大馬輦為象輅、小馬輦為革輅、香步輦為木輅」。¹¹十三年，又針對皇朝鹵簿制度進行更大規模的建樹，將鹵簿更名，合定大駕鹵簿，揭示五輅仿效古制。《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》〈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三日〉便有記載「國朝定制，有大駕鹵簿、行駕儀仗、行幸儀仗，其名參用宋明以來之舊，而旗章麾蓋，視前倍簡，今稍為增益，更定大駕鹵簿為法駕鹵簿，行駕儀仗為鑾駕鹵簿，行幸儀仗為騎駕鹵簿，合三者則為大駕鹵簿，南郊用之，方澤以下，皆用法駕鹵簿。五輅酌仿《周官》及唐宋遺制。金、玉、象、革，各如其儀。乘用亦自今歲南郊始」。¹²十四年（1749）重訂皇太后、皇后、皇貴妃、貴妃儀駕等制度。¹³此後，鹵簿規格基本形成定制。

在鹵簿圖像繪製方面，乾隆十三年冬日大祀南郊後，皇帝即下旨繪製〈大駕鹵簿圖〉（成畫於乾隆十八年〔1753〕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，完整記錄皇家祭祀的出行場景。值得注意的是卷末由汪由敦（1692-1758）所題的〈大駕鹵簿圖記〉，提及曾被賜觀藏於內府的「延祐一圖」。此「延祐一圖」，正好與〈大駕鹵簿圖書〉於《石渠寶笈初編》（成書於1745年）

中的定名「宋延祐畫院鹵簿圖」相似（考証：延祐為元仁宗〔1311-1320在位〕年號，宋並無此年號）。汪由敦身為之後綜理《皇朝禮器圖式》繪製計畫的要員之一，¹⁴其於昭顯皇帝改制鹵簿的圖繪上提及延祐古圖，顯見此圖當時有其重要性，且應是作為考據古禮的參照圖。如此，如果延祐古圖即是指稱〈大駕鹵簿圖書〉，則清宮畫師參照此卷古制，酌採局部繪入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的可能性又再提升了一些。

除此之外，《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在十三年時亦有多筆鹵簿圖像繪製事宜，如十三年二月十六日〈畫作〉「……交鑾儀衛鹵簿圖一卷……傳旨著交造辦處照圖樣，另往細緻裡畫一卷，照草稿樣另改正著色畫一卷。欽此」；十三年四月初二〈如意館〉「王幼學畫大駕鹵簿圖」；四月二十七日〈如意館〉「太監胡世傑交鹵簿大駕圖二卷、法駕鹵簿漢字摺一件。傳旨太和殿太和門等著郎世寧起稿，著王幼學將漢字摺內所有增補添儀仗添入。……先起稿呈覽。欽此」；十三年十月十二日〈如意館〉「太監胡世傑交騎駕鹵簿一卷，鑾駕鹵簿一卷，皇太后皇后妃嬪等漢字摺共六件。傳旨皇太后皇后妃嬪等儀仗六樣，每樣畫一卷」；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〈如意館〉「奉旨畫儀仗全圖一卷」等。

除繪製鹵簿圖像外，朝廷亦對鹵簿古圖進行校訂，如王杰（1725-1805）、彭元瑞（1731-1803）、董誥（1740-1818）、金士松（約1729-1800）、沈初（1735-1799）等人便針對舊題顧愷之〈殷輅圖〉的〈鹵簿玉輅圖〉重新校訂，辨析內容為南宋紹興年間鹵簿，¹⁵顯示清宮對於典藏鹵簿圖像考據嚴謹的態度。

乾隆年間對鹵簿的重視，在圖、文紀錄中顯見，而成畫於十三年之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

在此時空背景下，繪入鹵簿，也似乎恰可呼應時政。誠如之前學者指出此卷鹵簿陳設地點至第二道宮門後的石橋，與紫禁城端門至午門的場景十分相似，¹⁶ 十三年本的鹵簿參酌古圖，置入彷彿紫禁城的場景裡，¹⁷ 更是昭顯了皇朝鹵簿酌仿古制的敬古崇禮之意。

本文嘗試探究〈清院本漢宮春曉圖〉鹵簿陣仗，進行圖像的初步解讀，並根據朝廷對鹵

簿的重視與制度改革，推論此畫卷應是基於當時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，呈現畫作的另一種觀看角度。

本文初稿曾發表於「兩岸故宮第四屆學術研討會」（2014年11月10日，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舉辦），題目為〈詩畫証史：乾隆皇帝的圖像語彙——記宮詞圖兩幅〉，感謝當時諸位與會學者的指教。今對相關議題進行梳理增修，特此說明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有關清院本漢宮春曉圖相關研究，參見秦曉磊，〈乾隆朝畫院〈漢宮春曉圖〉研究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1卷2期（2013冬），頁37-100。本卷建築相關研究，參見 Anita Chung, *Drawing Boundaries: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'i Press, c2004)。
2. (清)王杰等輯，《石渠寶笈續編》，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，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71），冊4，頁1896。
3. (漢)蔡邕，《獨斷》，檢自《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》<http://server.wenzibase.com/>（檢索日期：2024年2月3日）。
4. (唐)封演，《封氏聞見記》，檢自《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》<http://server.wenzibase.com/>（檢索日期：2024年2月3日）。
5. (南朝宋)范曄，《後漢書》，收入《四部備要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，1965，據武英殿本校刊本影印），冊118，卷119。
6. (唐)房玄齡等，《舊唐書》，檢自《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》<http://server.wenzibase.com/>（檢索日期：2024年2月3日）。
7. 有關旗幟名稱，參照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〈大駕鹵簿圖畫〉旗幟圖像及題記暫名。作品圖像局部收入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編，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研究叢書·繪畫卷·風俗畫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14-25；中國歷史博物館編，《華夏之路》（北京：朝華出版社，1997），冊3，頁245。
8. 作品研究參見朱敏，〈大駕鹵簿圖卷〉，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研究叢書·繪畫卷·風俗畫》，頁14-15；陳鵬程，〈舊題《大駕鹵簿圖畫·中道》研究——「延祐鹵簿」年代考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1996年2期，頁76-85；余輝，〈元代宮廷繪畫史及佳作考辨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2000年3期，頁33-35。
9. (清)王杰等輯，《石渠寶笈續編》，冊2，頁975。
10. 〈大駕鹵簿圖畫〉雖陣列浩大，但對照史料亦有簡化實際鹵簿規模的現象。參考伊沛霞撰，段曉琳譯，〈大駕鹵簿：皇家勝景和北宋開封的視覺文化〉，《歷史文獻研究》，40期（2018.5），頁137-144。
11. (清)紀昀等，《欽定大清會典則例》，檢自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》（單機版）（檢索日期：2024年1月5日）。
12. (清)慶桂、董誥等，《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〈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三日〉，檢自《明實錄、朝鮮王朝實錄、清實錄資料庫》<https://hanchi.ihp.sinica.edu.tw/mql/login.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24年2月17日）。
13. (清)允祿、蔣溥等，《皇朝禮器圖式》，檢自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資料庫》（單機版）（檢索日期：2024年2月17日）。
14. 有關《皇朝禮器圖式》研究，參見賴毓芝，〈「圖」與禮：《皇朝禮器圖式》的成立及其影響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7卷2期（2020.4），頁1-56。
15. 參考畫卷題識，作品圖像刊於遼寧省博物館編，《南宋鹵簿玉輅圖卷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）。
16. 秦曉磊，〈乾隆朝畫院〈漢宮春曉圖〉研究〉，頁65。
17. 有關紫禁城場景的圖像，參考清代王翬等人〈康熙南巡圖〉第十二卷（北京故宮藏）及徐揚〈乾隆南巡圖〉第十二卷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。